

宋史

---

宋史

●卷四百六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

○崔与之 洪咨夔 许奕 陈居仁 刘汉弼

崔与之，字正子，广州人。父世明，试有司连黜，每曰“不为宰相则为良医”，遂究心岐、黄之书，贫者疗之不受直。与之少卓犖有奇节，不远数千里游太学。绍熙四年举进士，广之士繇太学取科第自与之始。

授浚州司法参军。常平仓久弗葺，虑雨坏米，撤居廡瓦覆之。郡守欲移兑常平之积，坚不可，守敬服，更荐之。调淮西提刑司检法官。民有窘于豪民逋负，殴死其子诬之者，其长欲流之，与之曰：“小民计出仓猝，忍使一家转徙乎？况故杀子孙，罪止徒。”卒从之，知建昌之新城，岁适大歉，有强发民廩者，执其首，折手足以徇，盗为止，劝分有法，贫富安之。开禧用兵，军旅所需，天下骚然，与之独买以系省钱。吏告月解不登，曰：“宁罢去。”和余令下，与之独以时贾余，今民自慨。通判邕州，守武人，苛刻，衣赐不时给，诸卒大哄。漕司檄与之摄守，叛者贴然，乃密访其首事一人斩之，阖郡以宁。擢发遣宾州军事，郡政

清简。

寻特授广西提点刑狱，遍历所部，至浮海巡朱崖，秋毫无扰州县，而停车裁决，奖廉劾贪，风采凛然。朱崖地产苦{廿登}，民或取叶以代茗，州郡征之，岁五百缗。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，工作皆妇人，役之有至期年者，弃稚违老，民尤苦之。与之皆为榜免。其他利病，罢行甚众。琼之人次其事为《海上澄清录》。岭海去天万里，用刑惨酷，贪吏厉民，乃疏为十事，申论而痛惩之。高惟肖尝刻之，号《岭海便民榜》。广右僻县多右选摄事者，类多贪黩，与之请援广东循、梅诸邑，减举员赏格，以劝选人。熙宁免役之法，独不及海外四州，民破家相望。与之议举行未果，以语颜戮，戮守琼，遂行之。

召为金部员外郎，时郎官多养资望，不省事，与之钜细必亲省决，吏为欺者必杖之，莫不震栗。金南迁于汴，朝议疑其进迫，特授直宝谟阁、权发遣扬州事、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。宁宗宣引入内，亲遣之，奏选守将、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。既至，浚濠广十有二丈，深

---

二丈。西城濠势低，因疏塘水以限戎马。开月河，置钓桥。州城与堡砦城不相属，旧筑夹土城往来，为易以甃。因滁有山林之阻，创五砦，结忠义民兵，金人犯淮西，沿边之民得附山自固，金人亦疑设伏，自是不敢深入。

扬州兵久不练，分强勇、镇淮两军，月以三、八日习马射，令所部兵皆仿行之。淮民多畜马善射，欲依万弩手法创万马社，募民为之，宰相不果行。浙东饥，流民渡江，与之开门抚纳，所活万余。楚州工役繁夥，士卒苦之，叛入射阳湖，亡命多从之者。与之给旗帖招之，众闻呼皆至，首谋者独迟疑不前，禽戮之，分其余隶诸军。

山东李全以众来归，与之移书宰相，谓：“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，必有后忧。”宰相欲图边功，诸将皆怀侥幸，都统刘瑄承密札取泗州，兵渡淮而后牒报。瑄全军覆没，与之忧愤，驰书宰相，言：“与之乘郟五年，子养士卒，今以万人之命，坏于一夫之手，敌将乘胜袭我。”金人入境，宰相连遗与之三书，俾议和。与之

---

---

答曰：“彼方得势，而我与之和，必遭屈辱。今山砦相望，边民米麦已尽输藏，野无可掠，诸军与山砦并力剿逐，势必不能久驻。况东海、涟水已为我有，山东归顺之徒已为我用，一旦议和，则涟、海二邑若为区处？山东诸酋若为措置？望别选通才，以任和议。”与之自刘瑋败，亟修守战备，遣精锐，布要害。金人深入无功，而和议亦寝。

时议将姑阨两淮制置，命两淮帅臣互相为援，与之启庙堂曰：“两淮分任其责，而无制阨总其权，则东淮有警，西帅果能疾驰往救乎？东帅亦果能疾驰往救西淮乎？制阨俯瞰两淮，特一水之隔，文移往来，朝发夕至，无制阨则事事禀命朝廷，必稽缓误事矣。”议遂寝。

召为秘书少监，军民遮道垂涕。与之力辞召命，竟还。将度岭，趣召不已，行次池口，闻金人至边，乃造朝奏：“今边声可虑者非一，惟山东忠义区处要不容缓。”前后累疏数千言，每叹养虎将自遗患。

升秘书监兼太子侍讲，权工部侍郎。未几，成都帅董居谊以黠货为叛卒所逐，总领杨九鼎遇害，蜀大扰

---

。与之以选为焕章阁待制、知成都府、本路安抚使，至即帖然。时安丙握蜀重兵久，每忌蜀帅之自东南来者，至是独推诚相与。丙卒，诏尽护四蜀之师，开诚布公，兼用吴、蜀之士，拊循将士，人心悦服。先是，军政不立，戎帅多不协和，刘昌祖在西和，王大才在沔州，大才之兵屡衄，昌祖不救，遂弃皂郊。吴政屯凤州，张威屯西和，金人自白还堡突入黑谷，威不尾袭，而迂路由七方关上青野原，金人遂得入凤州。与之戒以同心体国之大义，于是戎帅协和，而军政始立。

先是，丙尝纳夏人合从之请，会师攻秦、巩，而夏人不至，遂有皂郊之败。与之至是饬边将不得轻纳。逾年，夏人复攻金人，遣百骑入凤州，邀守将求援兵。与之使都统李冲来言曰：“通问当遣介持书，不当遣兵径入。若边民不相悉，或有相伤，则失两国之好，宜敛兵退屯。”夏人知不可动，不复有言。初，金人既弊，率众南归者所在而有，或疑不敢纳。与之优加爵赏以来之。未几，金万户呼延棧等扣洋州以归，与之察其诚，纳之，籍其兵千余人，皆精悍善战，金人自是不敢窥兴

---

元。既复楼榜边关，开谕招纳，金人谍得之，自是上下相疑，多所屠戮，人无固志，以至于亡。

蜀盛时，四戎司马万五千有奇，开禧后，安丙裁去三之一，嘉定损耗过半，比与之至，马仅五千。与之移檄茶马司，许戎司自于关外收市如旧，严私商之禁，给细茶，增马价，使无为金人所邀。总司之给料不足者，亦移檄增给之。乞移大帅于兴元，虽不果行，而凡关外林木厚加封殖，以防金人突至。隔第关、盘车岭皆极边，号天险，因厚间探者赏，使覘之，动息悉知，边防益密。总计告匮，首拨成都府等钱百五十万缗助余本。又虑关外岁余不多，运米三十万石积沔州仓，以备不测。初至，府库钱仅万余，其后至千余万，金帛称是。蜀知名士若家大酉、游似、李性传、李心传、度正之徒皆荐达之，其有名浮于实，用过其才者，亦历历以为言。沔帅赵彥呐方有时名，与之独察其大言亡实，它日误事者必此人，移书庙堂，欲因乞祠而从之，不可付以边藩之寄，后果如其言。与之以疾丐归，朝廷以郑损代，既受代，金谍知之，大入，与之再为

---

临边，金人乃退。召为礼部尚书，不拜，便道还广。蜀人思之，肖其像于成都仙游阁，以配张咏、赵抃，名三贤祠。

理宗即位，授充显谟阁直学士、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辞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迁焕章阁学士、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，又辞，授徽猷阁学士、提举南京鸿庆宫。端平初，帝既亲政，召为吏部尚书，数以御笔起之，皆力辞。金亡，朝廷议取三京，闻之顿足浩叹。继而授端明殿学士、提举嵩山崇福宫，亦辞，俄授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。

先是，广州摧锋军远戍建康，留四年，也撤戍归，未逾岭，就留戍江西，又四年，转战所向皆捷，而上功幕府，不报，求撤戍，又不报，遂相率倡乱，纵火惠阳郡，长驱至广州城，声言欲得连帅泊幕属甘心焉。与之家居，肩舆登城，叛兵望之，俯伏听命，晓以逆顺祸福，其徒皆释甲，而首谋数人，惧事定独受祸，遂率之遁去，入古端州以自固。至是，与之闻命亟拜，即家治事，属提刑彭铉讨捕，潜移密运，人无知者。

---

俄而新调诸军毕集，贼战败请降，桀黠不悛者戮之，其余分隶诸州。

帝于是注想弥切，拜参知政事，拜右丞相，皆力辞。乃访以政事之孰当罢行，人才之孰当用舍？与之力疾奏：‘天生人才，自足以供一代之用，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忠实而有才者，上也；才虽不高，而忠实有守者，次也。用人之道，无越于此。盖忠实之才，谓之有德而有才者也。若以君子为无才，必欲求有才者用之，意向或差，名实无别，君子、小人消长之势，基于此矣。陛下励精更始，擢用老成，然以正人为迂阔而疑其难以集事，以忠言为矫激而疑其近于好名，任之不专，信之不笃。或谓世数将衰，则人才先已凋谢，如真德秀、洪咨夔、魏了翁，方此柄用，相继而去，天意固不可晓。至于敢谏之臣，忠于为国，言未脱口，斥逐随之，一去而不可复留，人才岂易得，而轻弃如此。陛下悟已往而图方来，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，补外者蚤与召还，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远正人，非厌恶忠言，一转移力耳。陛下收揽大权，悉归独断。谓之独

---

---

断者，必是非利害，胸中卓然有定见，而后独断以行之。比闻独断以来，朝廷之事体愈轻，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，或除命中出，而宰相不与知，立政造命之原，失其要矣。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，倘不兼听而断，其势必至于偏听，实为乱阶，威令虽行于上，而权柄潜移于下矣。”

又曰：“边臣主和，朝廷虽知，而未尝明有施行。忧边之士，剴切而言，一鸣辄斥，得非朝廷亦阴主之乎？假使和而可保，亦当议而行之可也。”又曰：“比年以变故层出，盗贼跳梁，雷霆震惊，星辰乖异，皆非细故。京城之灾，七年而两见，岂数万户生灵皆获罪于天者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，此陛下所当凛凛，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，感格天心。”又曰：“戚畹、旧僚，凡有丝发寅缘者，孰不乘间伺隙以求其所大欲，近习之臣，朝夕在侧，易于亲昵，而难于防闲。司马光谓‘内臣不可令其采访外事，及问以群臣能否’，盖干预之门自此始也。若谓其所言出于无心，岂知爱恶之私，因此而入，其于圣德，宁无玷乎？”帝览奏嘉叹

---

，趣召愈力，控辞至十有三疏。

嘉熙三年，乃得致仕，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自领乡郡，不受廩禄之入，凡奉余皆以均亲党。薨时年八十有二，遗戒不得作佛事。累封至南海郡公，谥清献。

洪咨夔，字舜俞，於潜人。嘉定二年进士，授如皋主簿，寻试为饶州教授。作《大治赋》，楼钥赏识之。授南外宗学教授，以言去。丁母忧，服除，应博学宏词科，直院庄夏举自代。

崔与之帅淮东，辟置幕府，边事纤悉为尽力。丘寿隼代与之帅，金人犯六合，扬州闭门设守，咨夔亟诣寿隼言曰：“金人忌楚，必未至扬，乃先自示弱，不特淮左之人心动，而金人且骄必来矣。第当远斥堠、精间谍，简士马，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，晏然如平时。若金人果来犯，某当身任之。”寿隼愧谢。已而金人果遁。山阳兼帅事青州张林清献铜钱二十万缗，咨夔谓宜以所献就犒其军，如唐魏博故事，使无轻量中国心。帅乃令输其半，林亦不复来。

---

---

与之帅成都，请于帝，授咨夔籍田令、通判成都府。与之为制置使，首檄咨夔自近，辞曰：“今当开诚心、布公道，合西南人物以济国事，乃一未有闻而先及门生、故吏，是示人私也。”卒不受，惟以通判职事往来效忠，蜀人高之。寻知龙州。州岁贡麸金，率科矿户，咨夔曰：“将奉上乃厉民乎？”出官钱市之。江油之民岁戍边，复苦餽饷，为请于制、漕司免之。毁邓艾祠，更祠诸葛亮，告其民曰：“毋事仇讎而忘父母。”

还朝，为秘书郎，迁金部员外郎。会诏求直言，慨然曰：“吾可以尽言寤主矣。”其父见其疏，曰：“吾能吃茄子饭，汝无忧。”史弥远读至“济王之死，非陛下本心”，大恚，掷于地。转考功员外郎。转对，复言李全必为国患。于是台谏李知孝、梁成大交论，镌二秩。读书故山，七年而弥远死，帝亲政五日，即以礼部员外郎召，入见，乞养英明之气，及论君子小人之分。帝问今日急务，对以“进君子而退小人，开诚心而布公道”。且言“在陛下一念坚凝”。又问在外人物，对以“崔与之护蜀而归，闲居十年，终始全德之老臣，若趣

---

---

其来，可为朝廷重。真德秀、魏了翁陛下所简知，当聚之本朝。”

翼日，与王遂并拜监察御史。咨夔感激知遇，谓遂曰：“朝无亲擢台谏久矣，要当极本穷原而先论之。”乃上疏曰：“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，权归人主，政出中书，天下未有不治。权不归人主，则廉级一夷，纲常且不立，奚政之问？政不出中书，则腹心无寄，必转而他属，奚权之揽？此八政馭群臣，所以独归之王，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。陛下亲政以来，威福操柄，收还掌握，扬廷出令，震撼海宇，天下始知有吾君。元首既明，股肱不容于自惰，撤副封，罢先行，坐政事堂以治事，天下始知有朝廷。此其大权、大政，亦略举矣。然中书之弊端，其大者有四：一曰自用，二曰自专，三曰自私，四曰自固。愿陛下于从容论道之顷，宣示臣言，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，惩往辙而图方来，以仰称励精更始之意。”帝嘉纳之。又首乞罢枢密使薛极以厉大臣之节，章三上，卒出之。其他得罪清议者，相继劾去，朝纲大振。

---

明年，改元端平。咨夔预乞于正月朔下诏求直言，使人人得尽言无隐，又乞令内职任之穹者各举所知，皆从之。时登进诸儒，以广讲读、说书之选。咨夔言圣学之实，所当讲明而推行者有六：一，亲睦本支；二，正始闺门；三，警肃侍御；四，审正邪用舍；五，储养文武之才；六，忧根本无生事邀功。又言常平义仓、盐课及苗税多取之敝。京湖以《八陵图》来上，咨夔援绍兴留司奉表八陵及东晋大都督亲谒五陵故事，乞先诏制臣往省，俟还，别议朝祭。又复以完颜守绪骨来献，时相侈大其事，咨夔曰：“此朽骨耳，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。第当以金亡告九庙，归诸祖宗德泽，况与大敌为邻，抱虎枕蛟，事变叵测，顾可侈因人之获，使边臣论功，朝臣颂德。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，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？”然不果悉从。

擢殿中侍御史，会王定入台察，力诋蒋重珍，咨夔乃按定疾视善良，乞罢之。越三日，左迁定，而擢咨夔中书舍人，寻兼权吏部侍郎，与真德秀同知贡举，俄兼直学士院。时咨夔口疡已深，复上疏谓当引咎悔过

，且乞祠，帝曰：“卿在朝多有裨益，何轻去？”咨夔奏：“臣数备台谏、给舍，皆不能遏六月之师，何补于朝？臣病久当去，去犹足裨风俗。”帝勉留之，迁吏部侍郎兼给事中。奏：“比徇私成俗，化实未更，所恃以一公铄万私者，独陛下耳，而好乐营缮，亲厚近属，保护旧臣，若未能无所系累。”上在位逾一纪，国本未立，未有敢深言之者，咨夔乞择宗室子养之，并为济王立后。

擢给事中，史嵩之入相，召赴阙下，进刑部尚书，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求去愈力，加端明殿学士，卒。御笔：“洪咨夔鲠亮忠悫，有助亲政，与执政恩例，特赠两官。”其遗文有《两汉诏令揽抄》、《春秋说》、外内制、奏议、诗文行于世。

许奕，字成子，简州人。以父任主长江簿。丁内艰，免丧调涪城尉。庆元五年，宁宗亲擢进士第一，授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。未期年，持所生父心丧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兼吴兴郡王府教授。寻迁秘书郎、著作佐郎、著作郎，权考功郎官，非报谒问疾不出

。 迁起居舍人，韩侂胄议开边，奕貽书曰：“今日之势，如元气仅属，不足以当寒暑之寇。”又因转对，论：“今日之急惟备边，而朝廷晏然，百官充位如平时。京西、淮上之师败同罚异。总领，王人也，而听宣抚司节制，或为参谋。庙堂之议，外廷莫得闻，护圣之军，半发于外，而禁卫单薄。”乞鞫勘赃吏，永废勿用。特与放行以启侥幸者，宜加遏绝。所言皆侂胄所不乐也。

蜀盗既平，以起居舍人宣抚四川。奕谓：“使从中遣，必淹时乃至，既又徒云犒师，而不以旌别淑慝为指，无以尉蜀父老之望。”执政是其言。又请：“遇朝会，起居郎、舍人分左右立如常仪。前后殿坐，侍立官御坐东南面西立，可以获闻圣训，传示无极。臣僚奏事，亦不敢易。”诏下其疏讨论之。

遣奕使金，奕与骨肉死诀，诣执政趣受指请行，执政曰：“金人要索，议未决者尚多，今将奈何？”奕曰：“往集议时，奕尝谓增岁币、归俘虏或可耳，外此其可从乎？不可行者，当死守之。”寻迁起居郎兼权给事

---

中，以国事未济力辞，不许。金人闻奕名久，礼迓甚恭，方清暑，离宫相距二十里，至是特为奕还内。方射，奕破的十有一，乃卒行成。还奏，帝优劳久之，奕复奏：“和不可恃，宜葺纪纲，练将卒，使屈信进退之权，复归于我。”客有以使事贺者，奕恍然曰：“是岂得已者，吾深为天下愧之。”

权礼部侍郎，条六事以献。俄兼侍讲。会谏官五居安、傅伯成以言事去职，奕上疏力争之。其后又因灾异申言曰：“比年上下以言为讳，谏官无故而去者再矣。以言名官，且不得尽，况疏远乎。”又论：“用兵以来，资赏泛滥，侥幸捷出，宜加裁制。”夏旱，诏求言，奕言：“当以实意行实政，活民于死，不可责偿于禱祠之间而已也。蝗至都城，然后下礼寺讲酺祭，孰非王土，顾及境而惧，偶不至鞏下，则终不以为灾乎。”又曰：“权臣之诛也，下至闾巷，欢声如雷。盖更化之初，人有厚望，久而无以相远也，此谤讟之所从生。”又曰：“内降非盛世事也，王璇进状不实而经营以求幸免，裴伸何人，骤为带御器械。”时应诏者甚众，奕言最为

---